

前言

《經驗與教育》(*Experience and Education*)一書是杜威(John Dewey, 1859-1952)為接受Kappa Delta Pi國際教育榮譽學會(Kappa Delta Pi International Honor Society in Education, KDP)邀請,於1938年年會所發表的講演而寫。吳森(1978, p. 112)指出,該書實為對批評者的答辯,因而可以補充《民主與教育》(*Democracy and Education*, 1916)一書之不足;吳俊升(1983, p. 86)亦指出,該書可祛除不少以往對於杜威的誤解,所以在杜威教育論著中,為《民主與教育》以後的第一重要著作;Eisner(1998, Back cover)則直指該書簡潔地把握住了杜威教育哲學的精華。

該書問世已75年,就其英文原著而言,由其版本的發展、所接受的評論與引用的情形,乃至十數種文字的譯本等,皆顯示其在世界各地流傳甚廣的事實。而其為中文世界接受的情形,亦可由1940年代出現的三個譯本,如商務於1940年出版的曾昭森譯本,1941年由文通出版社所推出的李相勳、阮春芳合譯本,1942年由正中書局出版的李培園譯本,以及於1991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、1992年五南出版社發行的姜文閱譯本,皆印行不只一刷可看出端倪。

唯《經驗與教育》一書在中文世界的教育學術領域,除了散見於一些教育論著的零星討論外,僅見林秀珍(2006)有比較詳細的導讀,以及張光甫(2003)在其專著中有稍長的評介,此外,少有系統而有組織的論述。至於就該書呈現的傳統與進步教育、紀律、自由、目的、方法、教材等主張背後所蘊含的教育改革理念,進行專題討論或評析者,則更為鮮見。本文即在從事此一嘗試;以下分為三節申述之,並於第五節提出三點啓示,以為總結。

不滿現況、妥為面對變局、尋求教育改進

一般人的理解，所謂「教育改革」，是指在教育的範圍內發生了問題，讓有關的人士產生了不滿，進而採取行動把原有不合時宜的、不能滿足大家需求的，替換成爲較好的作法。所以，教育改革的本質是除舊布新，是一種改變、改進、革新的工作。Tyack與Cuban（1995, p. 4）爲教育改革所下的定義：「以矯正社會和教育問題爲宗旨，針對學校所進行的有計畫作爲。」更具體地指明，教育改革是以學生受教的主要場域——學校作爲主要對象，針對教育問題以及範圍更大的社會問題，進行的有計畫作爲。

在《經驗與教育》中，並未見杜威直接談到「教育改革」（educational reform）一辭。只在第二章〈我們需要一套經驗的理論〉“The Need of a Theory of Experience”提及「教育改革者和創新者們早就知道，確實有以教育哲學作爲指導的必要」（Dewey, 1998, pp. 18-19）。¹另外，又在同一章提及「反對教育改革者（educational reactionaries）的勢力正在集結，……，結果……獲取勝利。」（Dewey, 1998, p. 22）。杜威並在第七章〈教材的漸進組織〉“Progressive Organization of Subject Matter”提及「這裡所包含的問

¹ 本文所引用的《經驗與教育》是1998年由KDP所出版的六十周年版（Dewey, 1998）。又，本文引用杜威其他著作時，悉引自校勘本《杜威全集》電子檔（*The collected works of John Dewey, 1882-1953. Electronic edition*）。該套全集計有：論著，包括初期（1882-1898）5冊、中期（1899-1924）15冊、後期（1925-1953）17冊、後期補綴1冊，共38冊；信件，4冊；講演，1冊。本文行文當中，凡引自該《杜威全集》者，皆以英文大寫字母代之。文末參考書目中依序註明期別、冊別、起訖頁碼、發表年代，及篇目名稱。其中，初期者簡寫為EW，中期為MW，晚期為LW。又，《經驗與教育》（*Experience and Education*）一書在《杜威全集》的相對位置為LW13:1-62。